



皇

德

修

畧

納

翊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五年

江南主教倪

准

上海慈母堂活板

序

夫縹囊緗帙多載道之書碧簡瑤籤亦傳人之
具微言大義參稽而寢食俱忘論世知人洄溯
而羹牆如見吾教中簡編鄴架書籍曹倉或正
道發明迷途有指或前修續述覺路先開誇奇
書異本之繁已行率土念會祖聖人之傳尙憾
遺珠西本傳觀固盡珠璣之美華文未譯誰增
梨棗之輝然聖德宏功千秋彪炳深仁厚澤諸
夏流傳雖指賴南針他會之和風遠布而光分
東壁我門之振鐸亦殷暮鼓晨鐘撲地之癡迷

喚醒水源木本信人之感激宜深余也肄業蒲
西幸未金根之誤忝居會末敢忘蛇雀之情馬
煥烏斯會中名士前撰聖依納爵行實晨披夕
諷三復廻環敬謹譯成公諸同好不矜華藻恐
遺笑乎遼東畧事舖張誌深恩於滬左
光緒十一年耶穌會後學雲間禮門沈則恭識

聖依納爵傳畧上卷目錄

作聖開基 見一張

離家避世 見三張

苦行聖功 見五張

靈困憂疑 見六張

德修上進 見八張

救靈熱願 見九張

患病垂危 見十張

往朝聖地 見十一張

遷往意國 見十一張

安抵聖京見十三張

恭拜聖處見十四張

言旋故國見十五張

發憤讀書見十七張

冤明開釋見十八張

異國造征見二十二張

窘迫異常見二十三張

屢遭誣妄見二十四張

同志九人見二十六張

聖依納爵傳畧下卷目錄

病回珂里 見一張

征途勞悴 見二張

請命教宗 見四張

升授鐸品 見六張

耶穌顯現 見七張

名揚羅瑪 見八張

整頓頽風 見十張

奇冤昭雪 見十張

呈請會規 見十三張

振鐸宏聲 見十四張

賑卹災區 見十六張

欽准小會 見十七張

公舉總統 見十八張

講解要理 見二十張

從遊日衆 見二十一張

捏誣審明 見二十一張

辭管女院 見二十二張

辭受牧爵 見二十三張

詔旨重准 見二十五張

辭任總統 見二十六張

聖壽不長 見二十七張

盟耗驚聞 見二十七張





作聖開基

依納爵斯巴尼國人。姓樂遙蘭。國中望族。世代簪纓。父名盤特辣。母名瑪利亞索納。生有五女八子。依納爵居幼。生長名門。豪華習染。年少長陪奉朝廷。極蒙寵眷。安當瑪烏利古將軍。與樂遙蘭數代通家。情深誼重。依納爵投其麾下。從事戎行。弓馬熟嫻。營中翹楚。性情任俠。志氣好高。雖在營中。不染下流之習。雖無聖表。不出誹主之言。神品之人。素爲敬重。艱鉅之事。無不勇爲。當拿耶來城陷時。兵士皆往剽掠。而依納爵淡然寡營。一毫莫取。其輕財重義。蓋可知也。又庚帶盤利滋事。衆怒洶洶。勢有難犯。依納爵奉

委彈壓。寬嚴並濟。刑賞兼施。不數日後。人情帖然。地方安堵。其長才大略。可見一斑也。所惜者功名念切。利欲心薰。而事主救靈。未免置之度外。然有造之才。非同木朽。而非常之器。可見玉成。其遷改淵源。有可畧述。當時斯巴尼國。內亂方興。人情惶惑。法國之君。久已窺伺。今派安當福克。先將軍督率勁旅。晝夜追程。乘其不備。連下數城。瑪烏利古將軍聞警。先飭依納爵帶領小隊。於浜彼勞納城安營。扼其險要。自往求援。合兵攻守。然法兵雲集。捲地而來。萬里烟塵。孤城告急。不特人民喪膽。而亦將士寒心。惟依納爵一人奮發忠勇。臨陣交綏。立於炮台。申明大義。兵士聞

之感泣。願效死力。共賦同仇。究以強弱懸殊。衆寡不敵。城中官紳皆爲不可久持。曰。與其損兵折將。難免傾城。不若俛首降心。姑全民命。於是高懸白旗。暫行停戰。依納爵奉委出營商議和局。奈法國誅求無厭。條約不經。依納爵義不可從。回營示戰。法兵進逼。笳鼓喧喧。潮湧山崩。勢何能遏。鎗林炮雨。銳不可當。而依納爵與近身武士。背城借一。奮不顧身。誓不生還。盡力抵禦。忽有一彈飛傷左足。卽昏倒於地。兵士見之。大失所恃。魂驚膽落。束手投降。法將見依納爵忠勇可嘉。不敢薄待。飭卽抬至城中。安插病院。醫藥侍奉。分外周全。依納爵感德非常。銜恩無旣。桃投李報。

贈劍贈刀。法將見其傷重難痊。飭送回家調治。家中人延醫視之。曰。受傷甚重。醫治爲難。且骨未接妥。恐爲後患。倘欲重接。痛甚於前。依納爵心無所懼。嗚卽開傷接妥。見之者魂飛湯火。而受之者聲色不形。惟以大受痛苦。病勢日增。飲食不進。家人驚惶。醫視之曰。勢甚岌岌。恐有不測。倘交子時。病有轉機。自可無患。否則危矣。時適聖伯多祿瞻禮前日。卽請鐸德安行聖事。依納爵平日恭敬聖人。每值其瞻禮。必吟詩作賦。頌德歌功。聖人欲酬其敬心。夜來顯慰。幸蒙其佑。至半夜而病勢忽輕。并能飲食。家中人眉飛色舞。快慰逾恒。依納爵見骨猶外顯。甚不雅觀。問諸醫曰。

治有法乎。曰有。惟其痛較前尤甚也。依納爵卽請動刀。噤不發聲。其剛勇之氣果超人一等者也。時以動立行走。未能自如。牀第相依。毫無消遣。故索觀傳奇小說。乃家中適無此書。卽將耶穌言行及聖人行實送閱。依納爵取而閱之。初則淡然。繼則怦然。愈閱愈樂。愈樂愈閱。雖則效有心。而逡巡多慮。蓋見耶穌與聖人之德表。藹然可親。而苦行精修。皆違私意。高高聖德。愛之而未免畏之也。再見世上榮華。肉身逸樂。一生重視。心熱如焚。內念怦怦。愛之而不忍棄之也。兩念交爭。從違莫必。欲從俗念乎。則一時快慰。固愜私情。而轉念之間。反多懊喪。欲從聖念乎。則酸辛味。

盡。初覺難堪。而艱苦親嘗。中懷坦蕩。一心兩境。索解無從。雖然依納爵。自朝至暮。手不釋卷。吟而誦之。默而識之。不覺油然而勃然。生痛悔之心。有力行之意。守齋鞭打。不惜已身。與已爲仇。求息主怒。一夜。聖母懷抱聖嬰。親臨顧問。依納爵得此顯慰。心志幡然。將前以爲寶貴者。視之如糞土。前以爲逸樂者。疾之如寇讐。心目向天。厭觀塵世。今昔別成一我。前後如出兩人也。

離家避世

依納爵足傷雖愈。而行走未能。勤閱聖書。津津有味。遇有得意之處。必標以五色。其兄馬爾底納見而異之。恐有他

志。婉言勸之曰。吾弟須紹箕裘。仰承先業。斷勿別生意見。有墜家聲。依納爵不與多言。惟曰我知之矣。當時足力漸增。便於行動。卽稟明兄長。欲往拿耶來城。拜謁馬烏利古將軍。兄給其二僕。并備馬一匹。依納爵揚鞭策馬。周道馳驅。天朗氣清。惠風和暢。至拿耶來城。謁見將軍。一朝把臂。繾綣情深。小作勾留。匆匆拜別。所帶二僕。卽於途中概令回里。所有餘資。散給貧者。自念半生逸樂。從事宴安。正當克己苦身。不可偷安苟且。故每夜力行鞭答。血肉分飛。嚴守大齋。水漿併絕。亦知素絲易染。白璧難完。潔德一端。難期人力。非有母佑。焉保終身。故於聖母臺前。先發絕色之

願。天主嘉其聖願。垂佑非常。蓋至終時。不復覺情之妄動。與欲之猛攻也。依納爵行路時。遇一回教人。各通名姓。畧叙寒暄。並轡郊原。頗不寂寞。閒談之下。提及聖母童貞之德。回教人言未生耶穌之前。童貞無疑。既生耶穌之後。則非也。依納爵再三論辨。侃侃如也。回教人理屈辭窮。無能置辨。加鞭策馬。竟作遠揚。依納爵愛敬聖母。意摯情真。玷辱言聞。將軍性動。急欲追殺。報此深仇。轉念曰。性命有關。不可造次。前有歧路。我不控勒。任馬自行。倘馬行回教人之後。殺之無疑。否則不可。於是攬轡遲遲。不作倉皇之色。據鞍得得。不矜躁暴之形。乃馬至歧路。不復追隨。自行別

徑依納爵知主聖意。遂不追逐。行至一鎮。離捨拉刀山不遠。依納爵改裝易服。如一褻人。避富安貧。祇自神修之汲。肘見踵決。不矜執袴之翩翩。其效主之貧。與習貧之德。此心可見也。既至捨拉刀山。自思精修要在治私。修靈首當潔已。故省察生平言行。筆記大小愆尤。親詣鐸前。安行告解。所定善志。亦一一訴明。聖母領報瞻禮前夜。暗將錦繡之衣。與一貧者相換。不冠不履。藍襖衣衫。忍飢忍寒。貧窮形狀。惟左足舊傷未愈。腫發如前。故草履暫穿。畧爲保護。斯巴尼亞國營中。向有舊章。凡新進營者。當於營中守夜。今依納爵投入聖營。仿此營規。終宵不寐。所帶刀劍。掛

於聖母臺前。或跪或立。涕泣哀號。惟望聖母轉求天主。赦其往失。助其新功。并獻已身。聖營效力。夫依納爵投入聖營。豈無主旨也。當時日爾曼尼國。左道橫行。毒流通國。人民傳染。幾嘆淪胥。而天主全知。無微不燭。蓋魔募新兵。以害教會。則主選健將。以護教中。觀依納爵之功業。真不愧主選之健將也。

苦行聖功

曉籌初報。晨光熹微。徒步而行。出門惘惘。奈當時因罷爾濟奧納。瘟疫盛行。往來未便。往朝聖地。有願難償。故往茫來撒。前日換衣之丐。人見其衣錦彰身。外觀有耀。疑其爲

竊卽被拘提。然訊鞠之餘。未得實據。惟曰我所衣之衣。乃一不識姓名之人與我者也。官問其人面貌何如。丐以實對。遣人訪之。適遇於塗。差問曰。舍拉刀山之丐。是爾與之衣乎。依納爵忽聞此言。驚訝半晌。答曰然也。再問曰。爾爲誰。不應而走。依納爵愧恨曰。自念行此一事。所以益人。乃所以益人者。適所以害人也。如我者尙有何事可行乎。至茫來撒留於病院。甘貧爲念。行乞朝朝。主日之外。常守大齋。清水饅頭。聊充飢渴。片時假寐。枕席不安。三次苦鞭。一日不廢。恒與彌撒。公念晚經。默想祈禱。跪時居多。告解領體。七日一次。前日佩紫懷黃。冠裳誇耀。今日首蓬面垢。容

貌不修。前日從事宴安。甘之如齋。今日屏絕逸樂。疾之如讐。卒以齋克太嚴。筋力漸覺衰弱。苦修過度。形容早見枯槁。較之前日之魁梧。往時之氣概。大相逕庭矣。

靈困憂疑

依納爵初入修途。神怡心暢。然靈修非易事。艱苦當備嘗也。若非身經百戰。專恃主恩者。不免罹於魔網。功廢半途。依納爵之於神工。如營中新兵。未嘗臨陣。猝然對壘。未免驚惶。蓋當其專務神修時。忽覺心中起念曰。我何爲而離棄梓鄉。我何爲而拋撇親友。我何爲而甘作貧窶之子。不悠游於豐富之場。我何爲而儕伍於孤賤之中。不徵逐於

敦盤之好。安富尊榮。享之膏粱。文繡安之。何如轉輾於心。初未覺悟。繼知魔誘。奮力退除。更與貧賤之人。殷勤晉接。魔見其謙退如是。喪氣而逃。又一日。依納爵進堂瞻禮。魔將其所行之工。如何艱苦。故爲形容。令其驚駭。呬耳曰。七十年之艱苦。非易受也。今膂力方剛。尙可忍受。一旦年老。何以堪之。依納爵知是魔計。卽曰。人生朝露。性命蜉蝣。主命忽臨。難留一刻。七旬之壽。奚可委言。魔不能應。抱慚而去。夫魔之誘人無已也。魔之誘人最狡也。魔見人奮入修途。熱心如火。世俗之富貴功名。不能搖其志。肉身之宴安逸樂。不能動其心。乃誘其補贖之功。行之無節。或誘其懇

空疑慮。無事張皇。令其慮亂心煩。修途厭倦。瞻前顧後。道岸逡巡。嘗於依納爵試之矣。蓋依納爵熱心神業。篤志精修。苦克之功。樂行不倦。內心之豫。默喻難名。而忽忽不知。頓覺心境有殊。憂疑莫釋。神工靈業。不但無樂行之心。而且擾亂之意。依納爵自疑曰。恐痛悔未真。恐罪告未盡。是以主怒未平。猶申嚴罰。依納爵德路初進者也。閱歷無多。慌張失措。日夜痛哭。焦急不堪。計將前罪。重行筆記。再告一番。更有甚者。不特往時之罪過。正切懷憂。而且平日之行爲。皆疑開罪。憂愁憂思。排遣無方。意欲稟明司鐸。求其嚴禁。轉恐無濟於事。故不果行。轉輾難安。計無所出。幾

欲自投窗外。恨不欲生。蒙主寵恩。未經從誘。又憶前聖高標。廢食求主。效而行之。亦無不可。然恐此舉。或致主怒。心亂如麻。志無定向。卒試廢食。求主垂憐。乃水漿不入口者。已四五日。而心旌猶是搖搖。欲廢食七日。天主憐之。卽默啟一位司鐸。明知依納爵罪過已消。內修日進。遂命其一切憂疑。不復留意。依納爵遵囑。飲食如常。是日與後一日。心中頗覺平安。然一二日後。舊念復萌。前情又擾。一念欲重行告解。一念恐重告無益。一念欲盡棄苦功。一念欲重回世俗。躊躇至再。憂鬱難堪。際此計無可施之時。心無所慰之時。主忽憐視。從天射光。依納爵開霧以觀。青天復見。

一切憂慮。見眼日消。依納爵爲萬代神師。皆是此中習練。教中健將。無非今日學成也。

德修上進

依納爵艱苦備嘗。如經百戰。德之愈堅。修之愈進。自可知已。有一次往拜保祿堂。忽然止步。仰見奇光。覺明悟頓開。精微洞達。格物超性等學。雖未講求。而致遠鉤深。如有寶獲。微言大義。均得深明。依納爵感激之情。不能自己。奔赴十字架前。鳴謝。忽於空中。又見一光。較之前番似少皎潔。依納爵初則疑之。繼則知之。蓋魔術也。卽以杖擊。不屑仰瞻。一日於多敏我會堂中。與衆同禱。對越情深。忽荷主恩。

神遊域外。立而不動。聲臭全無。明見聖三之妙。及三一之別。心中悅樂。莫可名言。涕淚縱橫。異常感佩。是日諸事不談。惟論聖三奧妙。依納爵平日恭敬聖三。本最誠切。今蒙此牖。更加虔誠。又於多敏我會堂中與祭。忽於麪餅形下。親見耶穌基利斯督。當時其靈飛升。與主契合。有一晝夜之久。後忽如睡復醒。舉目向天。朗誦耶穌聖名不止。匪直此也。蓋於祈禱之中。屢蒙顯慰。或耶穌顯現。或聖母親臨。指點神修。開陳大道。是以依納爵之信德。堅而且深。護道之心。熱而愈切。有察其舉動者。屢見夜中求主。離地四尺。面發明光。其德造高明。修臻純粹。先難後獲。蓋可知已。

救靈熱願

依納爵屢受奇恩。叠承異寵。天主之意。非特欲其成已。更欲其成人也。依納爵仰承聖意。盡力救人。內火炎炎。情深濟世。當其山中藏修時。心情勃勃。慰誨諄諄。德化所加。聞名遐邇。况見其出身貴顯。家累千金。一旦而富貴功名。棄如敝屣。安貧樂道。若將終身。是以近悅遠來。門看立雪。口講指畫。草若從風。依納爵知化導之功。非主佑不可。故祈求至切。哀禱再三。特蒙寵照之光。明識修靈之路。繕成一書。名曰避靜神書。夫此書之益於人靈者。筆難盡述也。蓋行避靜者。不論老幼。不分聖俗。惡者遷善。善者奮修。擇地

位而不誤歧途。祛私欲而爭行德路。然依納爵之領避靜。非一類也。或與以全豹。或示以碎金。領袖羣靈。因材而造。至其與人晉接。和藹可親。雅度儼然。到處光風霽月。綺筵或赴。原非合俗同流。蓋欲乘宴飲之時。而行勸導之術也。

患病垂危

依納爵神火如焚。救靈念切。忽患重病。勢已垂危。城中官紳。甚爲憂慮。諸相知顧問殷勤。多方扶助。又一命婦。適因避疫。寓於罷爾濟諾。聞依納爵久困二豎。病人膏肓。急爲延醫。幸得痊可。然依納爵克苦居心。不遑啓處。勞不知節。病復再三。依納爵親歷以來。不復輕心以掉。故凡力弱病

後之人。必囑曰。閒居靜養。珍重起居。克忍克謙。足以救靈
榮主。減餐減睡。豈容過度傷身。蓋形力有虧。神修亦有損。
依納爵因屢屢染病。卒患浣痛。友囑曰。露首跣足。容易受
寒。單袷之衣。總嫌冷冽。今成此症。不可行也。依納爵謹謹
遵囑。冠冠履履。衣稍裝棉。有一次患病甚重。命在須臾。依
納爵勤備善終。靜候主命。忽起念曰。我久行善。福報無疑。
依納爵知此自恃之心。必自魔誘。盡力敵退。不敢存留。然
此念退而復來。一日百次。於是依納爵上念主仁。下思己
罪。令生畏懼之心。以絕驕矜之念。卒蒙主卽垂佑。此念遂
無。且自此以後。凡行榮主救靈之事。而務外之念。不擾於

中皆主賜也。

往朝聖地

依納爵一年之後。神修德路。諳練頗深。心曠神怡。危疑不擾。往朝聖地之願。急欲舉行。不特欲朝拜聖區。瞻仰古跡。且欲在彼傳教。勸化異端。為主捐軀。以償夙願。然其闡揚聖教之意。未與人知。避譽故也。祇將往朝聖地之意。言於相知。諸相知力為阻止。曰。在地信人。初蒙啟迪。洗心革面。向善方殷。今或棄此適他。未免前功盡棄。况道里云遙。山河間阻。語言不達。舉目無親。孤往長征。是為可慮。然依納爵志匪轉石。而諸相知空賦白駒。無已。勸其結伴同行。并

備資用。然依納爵一心望主。從不恃人。故向諸友曰。吾人教友。信德愛德外。尚有望德。既有望德。則與其望於人。不若望於主之爲愈也。

遷往意國

依納爵居茫來撒已久。欲往意大理國。一時臥轍攀轅。殷情維繫。甘棠封樹。誌愛殷拳。此非恩德之入人深。安能感戴之若是乎。依納爵先至罷爾濟諾。適遇一艘。不日揚帆。依納爵即求船主收納。船主允之。惟囑其自備餼糧。依納爵得此金諾。樂不可言。惟須自備餼糧。未免躊躇莫決。恐犯貧願故也。即詣鐸前。稟陳種種。鐸知其意。謂之曰。自備

餽糧無妨貧德。依納爵謹遵鑿諭。行乞於途。所有乾糧。隨身攜帶。而阿堵物則拋於海邊。千尺濤驚。一帆風飽。抵加也帶時。猶未晚。隨往羅瑪投宿一村。村上兵勇甚多。圖作歹事。依納爵阻之。幸不果行。彼處瘟疫流行。恐有傳染。行人一概查禁。惟羅瑪京中查禁稍寬。故聖枝瞻禮日。抵羅瑪各處聖堂。虔誠朝拜。教宗亞弟益第六位。得蒙引見。敬親其足。斯巴尼人與依納爵交好者。有在羅瑪。知已歡逢。他鄉話舊。當時都爾基用兵於勞谷小島。兵戈擾擾。戟禍洶洶。路上戒嚴。征人裹足。諸相知挽留有意。而依納爵金石盟心。就此長辭。掉頭不顧。曾奉友囑。受有金帛若干。以

作路資。然以犯願之疑。幾欲一擲。轉思哀矜貧人。更可愜主。故將金帙盡數散給。囊空如洗。食乞嗟來。此景此情。誰堪設想。往物納濟。飢寒交迫。艱苦備嘗。更以時疫流行。綦嚴例禁。而依納爵風塵勞頓。跋涉淒涼。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疑生衾影。止宿無人。幸上佑頻頻。行至福撒。聞物納濟城中。禁令森嚴。凡遠方過客。不准進城。同行者曰。水道艱難。不如行陸。依納爵即隨衆意。與之偕行。奈力量衰頹。追隨落後。形單影隻。踽踽涼涼。然人皆棄之於半途。而耶穌慰之於僻處。親臨顯現。溫語拊循。引至白帶味。及物納濟城。迷途有指。失路無憂。過白帶味。及物納濟城時。守兵皆

不查問。誠主佑也。物納濟城中。人烟稠密。形勢魁奇。水陸通行。舟車不絕。依納爵乘一便舟。至瑪道占雅。到時已晚。未及訪悉病院。又無餘資。僱人引領。卽於貴家廡下。寄宿一宵。家主忽於睡夢中。聞有聲曰。爾重茵繡帳。高枕而眠。抑知枕石臥薪。可憐露處者乎。家主聞聲而起。啟門視之。果見一人。臥於廡下。延之入室。欸待殷勤。知屬通家。更加禮遇。留之別館。設席接風。

安抵聖京

依納爵欲往聖地之心。如飢如渴。勾留數日。守候興程。諸相知因時勢艱難。勸其姑待。而依納爵急於星火。一刻嫌

遲。雖一葦航之。亦所不顧。時有一舟。欲開往濟伯隆。此往
聖地之便道也。依納爵往向船主借乘。船主首肯。依納爵
歡感無似。整頓行裝。詎料掛帆之日。陡然患病。醫藥罔效。
命在須臾。諸相知皆曰不可行也。醫亦曰不可行也。然依
納爵心志維堅。無能挽駕。登舟而去。帶病以行。當以天氣
晦冥。風浪大作。帆檣出沒。顛簸異常。依納爵不慣舟居。忽
然嘔作。乃一吐之餘。厥疾乃瘳。依納爵見船上有不端之
事。苦勸再三。乃誨之諄諄。聽之藐藐。非徒無益。結怨反深。
將欲棄之於荒島。置之於死地。然天主所保護者。無人能
害之也。蓋舟近荒島時。一陣狂風。將船送至濟伯隆。依納

爵卽乘別舟。往巴來斯帝納。諸荷主仁。安然登岸。

恭拜聖處

依納爵與諸往朝者。同至聖京。一見聖處。心悅異常。所有耶穌及瑪利亞及宗徒聖處。或挈伴往朝。或一人獨去。堂中供奉之聖骨。及諸先知血地。及其行聖迹之處。及其坟墓。亦無不一。一朝拜。迨至耶穌受死之處。與其聖墓。虔誠瞻拜。悲感交深。又聖母之室。與建立聖體堂。降臨堂。亦往瞻仰。依納爵自思聖地度生。最爲快意。勸化異教。又是甘心。至於日用所需。恃主成全。可無過慮。而領受聖事。由方濟各會司鐸。擇定一鐸。助我神工。如是而將伯可呼。神業

仍有領導。他山有借。精修不至怠荒也。計議已定。卽稟請會士。會士見所求無多。似有首肯之意。惟以省長公出。不便准行。須俟公回。轉請裁奪云。依納爵見所求可遂。喜悅於心。卽欲裁箋。函知親友。忽有人來報曰。省長已回。囑爾速去。依納爵聞命。速趨拜見省長。省長開言曰。爾欲云云。余深嘉許。惟此事不比尋常。三思爲貴。况此地艱危百出。禍起不虞。往往來朝者。有經被擄。雖可贖回。而所費不少。敝院綿力無多。急難措置。故囑爾暫回爲是。依納爵堅不肯回。固求不已。省長曰。爾若不肯遵諭。斷爾聖事。依納爵見神律有關。俯首聽命。惟以一次往朝。心猶未厭。又瓦里

伐山上諸迹。當以爲時局促。尙未細觀。故不復邀伴。獨往山上。再拜耶穌升天之足迹。所有未錄之處。重爲筆記。方濟各會士。久不見依納爵。心竊慮之。遣人尋訪。適遇於山。其人盛氣怒容。大加厲責。當下山之時。依納爵雖受辱不堪。含羞不少。而有耶穌親臨。大得神慰。并見耶穌在前。如導先路。故雖受侮孔多。而歡感無已也。

言旋故國

依納爵聖地羈留。未蒙恩准。故卽興程至濟利那地。泊有三船。一物納濟船。頗爲堅大。一都爾基船。亦屬堅固。一信友之船。不特狹小。而亦朽壞。朝拜聖處之人。皆以時值隆

冬風波不測。故登物納濟船。而依納爵一人。船主不收。貧故也。同伴代爲請曰。彼爲正人君子。兼屬聖人。萬懇通情。准其共濟。船主戲之曰。旣爲聖人。船可不必。步行海上。古聖常然。依納爵不得已。乘一小者。卽信友之船。一帆風正。萬里波澄。天上舟行。不作望洋之嘆。鏡中人立。同與浮海之思。乃須臾之間。狂飈陡發。濁浪排空。一葉飄飄。出沒於洪濤之內。號風颯颯。淪胥在俄頃之間。蓋都爾基船。卽被覆沒。物納濟船。觸礁而沉。信友之船。雖受驚惶。幸未及溺。獨能進口。出自主仁。依納爵因路上飢寒交迫。舟中勞頓不堪。故至物納濟。行色苦寒。旅顏憔悴。舊識岡帶伯羅見。

而憐之。假館授餐。地主之深情若揭。贖餽贈袍。同人之雅誼可嘉。至弗拉利亞地。瞻仰大堂。虔心誦禱。乞者見之。求其哀矜。依納爵毫無吝色。慨然解囊。乞人知之。羣來求濟。依納爵即將餘資。盡數散給。行囊告匱。托鉢可憐。乞人見其雅量寬洪。存心惻怛。逢人說項。到處揚名。依納爵避譽爲心。卽往別處。當時法國與斯巴尼國有隙。厲兵秣馬。同深敵愾之心。烽火狼烟。屢有邊圉之警。出門非易。行路爲難。依納爵躑躅道途。巡兵猝遇。疑爲間諜。卽被拘拿。上下搜尋。並無文件。飭解大營。再行審問。常人處此。未免憂心惴惴。而依納爵當之。猶是坦懷蕩蕩。蓋以此行。可效耶穌。

之解送於黑落德也。夫依納爵本仕宦之家也。舉止大方。吐屬風雅。周旋晉接。氣度溫恭。一自離俗後。欲無物色之人。故學野哉之態。今被解案。性命有關。倘履歷陳明。自能挽救。乃依納爵搗嫌有意。受辱甘心。不示溫文。依然粗鹵。家聲華胄。不露端倪。蓋至營官前。囚首跣足。短褐不完。官問其爲間諜否。答曰。非也。別舉多問。默不一言。問官大怒。視之如瘋。立行逐出。於是兵士交加歐辱。故事譏凌。一命如雞。人如半死。幸有一兵。憐而救之。與其飲食。給其衣裳。守至天明。送出營外。未至遂挪雅地。又遇巡兵。然營官與依納爵誼屬同鄉。交曾舊識。故蒙禮遇。不至受驚。至遂挪

雅地。重遇岡帶伯羅。此時已擢水師提督。一見歡然。深情若揭。沿途護送。萬荷周全。故至巴爾濟諾。得平安無事也。

發憤讀書

依納爵知留於聖地。願有難償。而榮主救靈。心常勃勃。將欲何爲。心猶未定。欲入院操修乎。欲別尋德路乎。猶豫莫決。於是默求齋克。望主開明。幸蒙主恩。頓去茅塞。遂立三意。第一。不進修院。第二。廣集同志。第三。發憤讀書。茫來撒前。曾久居者也。相識有多。輿情素洽。况苦修院中。有一司鐸。聖德高深。學問充裕。依納爵欲重尋舊地。再與施教之功。可得師資。不至讀書無助。嗣聞鐸已物故。遂不果往。聞

巴爾濟諾有一名師亞帶罷羅者。名高馬帳桃李盈門。教

設鱣堂。春風滿座。故卽往師之。時年已三十有三矣。習辣

丁文字。殊覺艱苦。雜於童稚。難乎爲情。然依納爵愛主情

深。不以爲恥。用心學習。勞苦不辭。其所最紛心者。愛主之

心也。故習愛慕一言。卽覺心神向主。愛慕情深。而所習之

書。置之勿問。此蓋魔欲阻其讀書故也。依納爵知如此。讀

書斷難上進。邪魔狡計。在在須防。於是速往聖堂。跪求聖

母。并至業師前。投其足下。將不能用心之故。直以告之。并

懇留教。毋棄。曰。日後我若功課未完。求行朴責。師見其非

常謙退。善言慰之曰。爾毋憂。余不爾棄也。自此以後。魔誘

不乘。壹志凝神。讀書日進。當有一書。似類小說。句調風華。文詞清腴。膾炙人口。傳誦一時。皆謂取而讀之。可作金針之度。乃依納爵披吟之下。頓覺靈修有懈。神業無心。卽知此書無益有損。讀之爲非。立志主前。終身迸絕。今此類書籍。會中書室。不准收藏者。亦依納爵禁之也。依納爵自後專讀辣丁書。不復旁及。心神交勉。似漂麥之不知。飲食稍豐。等和丸之有啖。日行神業。依舊孜孜。力盡誨人。猶然汲汲。時有貴顯四人。皆博學士也。一加爾利斯。一加爾常。一加日德思。一若望。見依納爵之德行功修。心爲感發。追隨几席。趨步不離。侍立門墻。稟承維謹。依納爵辣丁文理。已

屬小成。儘可循序而進。諸博學士。勸其讀格物書。而依納爵不敢自信。爰請超性學士面試。考試後。亦囑其讀格物書。遂與四人同往岡波凌書攻格物樓上一層。

寃明開釋

依納爵岡波凌讀書時。寄居病院。餬口艱難。理學揣摩。未免有貪多之病。精微考核。不無存欲速之心。蓋形性測學。格物等書。兼而讀之。故指授雖有名師。而誦習終嫌紛雜。得不償失。進境無多。然當其讀書時。與人往來。必多方誘掖。愚蒙童稚。悉荷栽培。修士俗人。盡受慰誨。惡者改之。善者勉之。聖化蒸蒸。名傳遐邇。然而名高毀隨。古今同慨。蓋

當時邪說營營。謗言藉藉。刀都帝監牧聞而疑之。親來查察。詢悉依納爵動靜云爲。均無悖信之處。遂將此事托於副牧。不見依納爵而歸。副牧名若望非格里奧親至其寓。查其言行及其往來之人。舉皆正大光明。風裁峻整。瑕無可指。不敢生疑。惟曰。衣服一色。未免示異。依納爵遵囑。選色已與亞爾弟郎黑衣。加爾利斯與加日德思紅衣。若望之衣。其色如前。四日後副牧又來查問。因其從未讀書。能講聖道。殊屬不解。時有母女二人。屢聞依納爵之訓。大感於心。欲行朝聖之禮。并欲立願。服事病人。依納爵知而阻之曰。遠行朝聖。未免有危。欲行善工。何地蔑有。母女聽此。

諄囑。定志不行。後以心熱倍常。不能自禁。遂不稟知。依納爵自往齊奇恩尼地。朝拜耶穌聖帕。母女二人。啓行後。已有二旬。人久不見。議論紛紛。各處訪尋。始知母女二人往齊奇恩尼朝拜聖帕。當時議之者。有以爲非。有以爲是。衆論沸騰。莫衷一是。有一博學士。疑母女之行。爲依納爵指使。大抱不平。遂加詆毀。或毀其沿街論道。體統毫無。或毀其聳動女流。嫌疑未避。副牧聞之。飭提依納爵。鎖禁半月。其故不與言明。夫依納爵在監時。或講要道數則。或示避靜神工。聽道者皆得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均沾實惠。感佩無窮。有一博學名士。來監視之。聞其議論宏深。見其寬仁。

氣度歸告家人曰。今日我見監禁之保祿矣。一日副牧忽來。問其守瞻禮七乎。答曰。恭敬聖母。常守此例。如德亞之教。我不知之。且敝國中無是教也。又問曰。爾識此母女乎。曰。識。曰。母女二人。往拜聖帕。是爾教之乎。曰。非也。不但非我教之。且我阻之。至再也。副牧微笑曰。爾之監禁。職是故也。當飭書記錄供而去。依納爵監禁四旬後。母女二人回家。明言此行。與依納爵無涉。副牧飭即開釋。并諭之曰。爾等衣服不准一色。不讀超性學四年。不准公堂講道。依納爵遵諭。定往撒拉瑪帝加讀書。先詣亞爾方始。總牧座前。將生平事實。及同志之人。細細稟述。總牧聞之。大為褒可。

囑繼前修。勿灰壯志云云。所有同志之人。寓於何所。依納爵尙未知之。遂到堂求主。祈禱時。有一熱心婦人。趨前問之曰。爾欲何爲。曰。我欲尋同志之人也。婦卽領至寓所。與諸同志相遇。夫撒拉瑪帝加大名學院也。負笈從師。可遂來遊之志。執經請業。自多借助之功。就館讀書。頗爲得意。偶有餘暇。必勸人修慝崇功。是以學士文人。愚夫愚婦。咸深觀感焉。有一多明我會士。見依納爵化導神奇。殊爲疑慮。一日總統公出。有一鐸。卽聽依納爵之神工者也。請依納爵後。主日小酌。至日依納爵與加爾里斯多同往。席上閒談。主賓欸洽。席徹後。副牧與諸司鐸領依納爵至一小

堂。各人端坐。副牧開言曰。公等追效宗徒。遊行教導。不勝
欽佩。公等曾讀何書。明以告我。依納爵應曰。我儕非博學
士也。曰。既未讀書。焉得高談闊論。講席獨登。曰。我非登講
席也。不過於閒暇之中。迎機開導。德美罪醜。畧畧條陳。曰。
德之美與罪之惡。不讀書者不能道也。則公等之學。何自
而來。夫學也者。或受之於聖神。或受之於明師。二者之外。
我不知有學也。如公所言。非受之於明師。則公等之學。受
之於聖神也。無疑。依納爵不答。副牧見其不答。問之更迫。
依納爵曰。此非有權者不可問也。副牧曰。當今之世。異端
蜂起。異道猖狂。煽惑教中。爲害非淺。爾不直答。曲爲掩藏。

是何也。我必將使爾言之。飭留院中。三日頗見優待。三日後。總牧揮禮命將二人收禁監中。并加縲紲。二人飢寒交困。日夜難安。城中聞之。大爲惋惜。供奉飲食。持贈衾裯。盡力挽回。多方慰藉。有一名方濟各者。特來謁見。憐而慰之。問曰。監禁之苦。何如也。曰。爲耶穌基利斯督受苦。雖苦亦甘。雖苦中加苦。亦所不辭。後揮禮來監。分別審訊。依納爵與加利斯多善爲應答。毫不失言。詢及避靜一書。隨即呈閱。并言尙有同志三人。寓於某處。揮禮立即簽提。收禁別監。自將避靜一書。細閱一遍。再飭三位超性學士。嚴爲考覈。然參詳至再。莫摘其疵。揮禮命將依納爵等領至公堂。

於三位超性學士前。問以聖三奧旨。降生精義。聖體大道等。依納爵問無不答。答無不明。所有疑難之處。亦能剖析無遺。命解第一誠。依納爵娓娓而言。人人動聽。監禁二十餘日後。依納爵與同人當被提審。批下堂斷曰。依納爵與其同人。皆無異端之染。曲學之嫌。儘可講解聖道。勸助人靈。惟避靜書中。言及大罪小罪之別。雖無悖性之疑。而不學無知。未免言之鹵莽。讀竟。衆知失察。開罪多多。願乞海涵。當堂服禮。依納爵欲往法國。蓋以本國羈留。頻遭挫辱。倘他鄉寄足。異地棲身。則人地生疎。語言不達。未易捕風捉影。或可省事釋嫌。且法國有一公院。人才薈萃。大有文

名將羅致英豪。共步宗徒芳躅。廣交賢俊。同挽普世狂瀾。
豈非大快事哉。

異國過征

依納爵往路帶濟亞讀書。雖已計定。然迢迢道里。未能一
蹴而幾。落落生涯。難必探囊之易。躊躇再四。莫決從違。卽
商於同志諸人。議定先往。相機而行。親友知之。皆來勸阻。
曰。離鄉去國。情何以堪。況今兩國交綏。邊疆不靖。路多梗
塞。寇盜之出沒無常。時際艱難。性命之安危難測。維桑與
梓。可以棲遲也。而依納爵志決心堅。攀轅無術。孤踪孑孑。
就道匆匆。承命婦之分金。川資不乏。亦知交之好義。日用

有需。一月風塵。他鄉跋涉。至路帶濟亞。入學讀書。朝考夕稽。覺往日之貪多貽誤。日征月邁。悔當時之獵等無功。於是將辣丁文規。先爲溫習。焚膏繼晷。兀兀窮年。雖祈禱苦工。稍爲裁減。而大端要領。不敢怠荒。如恭與彌撒。一日不廢。告解領主。七日一次。午晚二時。勤行省察。朝夕相較。日月參觀。特嚴成己之功。不懈修靈之事。

窘迫異常

耶穌與宗徒貧乏之表。依納爵不特慕之於心。而亦徵之於行也。蓋時時事事。避富甘貧。乞食營生。安之若素。惟以日去行乞。讀書之工課有荒。而不去行乞。守貧之高修恐

誤。魚與熊掌。二者難兼。輾轉思之。兩全無策。卒生一計曰。收下哀矜。日稍積蓄。以備不時。如是而願可守。書可讀。計出兩全。斯爲妙也。然而不可必者。境遇也。更難料者。人情也。蓋依納爵有一知己。素所倚任。故將哀矜贏餘。存於彼處。不料管鮑分財。高風絕少。豺狼成性。友道何論。盡入私囊。席捲而去。依納爵當此景况。進退兩難。舊好相違。乞哀無路。燃眉急等。仰屋嗟興。無可如何。照常行乞。棲身無所。病院相留。夫路帶濟亞一名勝之區也。宮殿輝煌。樓台高峻。鱗次櫛比。萬戶千門。有格物院。有大學院等。文學人才。於斯爲盛。學中規矩。津津有條。黎明開館。日晡散學。依納

爵所居之病院。雅各伯病院。與學院遙遙相隔。來往費時。且異鄉之人。銅鉦東掛。方准出門。夕照西斜。卽應歸院。是以依納爵之讀書。殊多掣肘也。其欲備於學院。借此讀書。計不能成。隱憂莫解。致書於同志曰。牀頭金盡。兩袖清風。囑爾等往英吉利。或伯爾濟國。彼處有斯巴尼人。樂善好施。必能周急。依納爵溫習辣丁文字。已有半載。爐火純清。木雞養到。往聖巴爾巴學中。讀格物書。欣勤講讀。仔細參詳。三載有餘。厥有寶獲。格物書竣。卽往多敏我會中。讀超性書。持蒙主佑。進境非常。院中褒美再三。學士心口悅服。

屢遭誣妄

依納爵公處講道。雖奉禁止。而與人往來。未嘗不諄諄教誨也。故惡者改化。善者奮修。草偃風行。人人感德。然德之者有人。而怨之者未嘗無人也。時有一人。朋黨爲非。肆行無忌。見已夙好。忽然疎遠。而與依納爵雖屬初交。已如舊識。聽言信行。進步後塵。憤恨非常。欲滅此而朝食。又架造浮言。控於監牧。時正理實奧利多敏。我會士也。深識高見。迥異庸流。知屬虛無。置之不問。避靜一書。最被疑忌者。首先抄錄。依納爵求一文憑。亦遂給領。夫依納爵在巴京讀書時。每領同志諸人。登堂祈禱。聖事勤行。表正形端。爲時流所忌。安仁樂善。亦世俗所譏。故學中不悅者。計將害之。

有欲誣其擾亂學規。加以笞辱。依納爵知之。卽曰。爲主受辱。我所願也。特以笞辱疊加。終生有玷。主榮有礙。隱忍非宜。况諸同人年少聰明。傳家詩禮。豈甘忍受。無有後言。於是直入院中。面謁掌院曰。今日登堂。自知造次。但事關重大。不避冒昧之嫌。聞貴院中有欲加我笞辱者。貴掌院知之否乎。爲主受辱。我所甘心。惟如此羞赧。有關名節。况非特係我一人之名節。而亦係諸同人之名節也。少年英俊。從我遊者不少。見我受此羞辱。恐生退心。盡棄前功。頓灰善志。如何如何。貴掌院領袖羣英。一堂矜式。院中此例。專罰擾亂學規者。而我惟於閒暇之中。誘掖同堂。恪守學規。

避惡從善。有何擾亂學規之處。而欲尋仇於我耶。貴掌院
爲明人。亦爲信人。橫逆之遭。我身奚惜。而受人蒙昧。害及
無辜。竊爲貴掌院不取也。依納爵義正辭嚴。行行氣概。掌
院聞之。大爲感動曰。吾過矣。吾過矣。卽領依納爵至公堂。
諸生林立。令曰。靜無譁。此生學行兼優。衆人表率。切勿無
端開罪。有意尋仇。其又跪於依納爵前曰。種種冒犯。萬乞
海涵。遂命諸生與依納爵舊好重修。莫生嫌隙。同愈雅誼。
無間初終。自後高會雅卽掌院也。之敬愛依納爵誠有加
無已也。

同志九人

依納爵雖被辱孔多。受冤不少。而與之交好者。不乏其人。蓋其與貴顯往來。謙恭特著。與庸流晉接。和藹可親。貧乏者力爲周濟。德色不矜。患病者分外矜憐。仁心特著。性情頑暴者。一言容。言語欺凌者。一心原宥。凡可以隨人意者。無不屈己以就人也。故士民悅服。上下交稱。時有九人。學優才裕。道合志同。皆師事依納爵。而共圖大業者也。一伯多祿。法白爾。自幼熱心。一生勤慎。年方十二。願發貞修。秉質聰明。儼同玉樹。用心誦讀。早奪鳳池。蓋格物學中。當時表表。青於藍出。而勝於藍。佳話相傳。聲名鵲起。依納爵與之定交。招之門下。初不與言大事。亦不速其真修。惟囑

其省察嚴行。妥辦總告。後行避靜。補贖功深。忍受飢寒。雪中默想。一連六日。水麵不嘗。前日不知所爲。亂因方寸。自行避靜後。心曠神怡。毫無雜念。二方濟各沙勿畧。年少英雄。早登講席。初與依納爵不甚款洽。且輕視之。譏侮之。而依納爵隱忍不言。循循善誘。逢人說項。有意攀嵇。卒與依納爵交成莫逆。侍立門牆。夫方濟各執袴子弟也。博學名師也。倨傲之容。不特外露。而一經鑄顏之妙手。儼成樵尾之遺音。蓋塵視榮華。心居謙退。不求富貴。祇願貧窮。其行避靜時。嚴齋四日。滴水不沾。苦傷已身。不遺餘力。股以細繩緊束。補其舊日輕佻。後奉教宗之命。遠方開教。廣施聖

化。歷盡辛勞。立蹟行奇。筆不勝述。三雅各伯來依納學同
海富。德並山高。四撒爾末郎辣丁與厄濟文字。最是通明。
讀書時。幸遇依納爵。一見傾心。終身師事。五尼閣老鮑鮑
弟拉。少年博學。絳帳宏開。蓋已授徒於巴尼亞學中也。六
西茫勞特理明敏過人。一時冠絕。七克老地。八若望九高
圖理罷斯加西。雖諸公性情不一。風土各殊。且日與周旋。
未嘗言志。然不謀而合。相印心心。蓋避靜後。皆欲投效聖
營。救靈榮主。依納爵得此九人。歡無似。意欲奏明教宗。
同朝聖地。并留彼傳教云。問之九人。皆欣然樂從。當時超
性之書。皆未讀竣。依納爵恐讀書分念。或減熱心。囑往堂

中。共求聖母。及聖弟五尼。削爲主保。告解領主。各發願曰。超性學竟。捐棄世物。卒世貧窮。榮主救靈。捐軀不惜。往朝聖地。一年爲限。若過限之後。勢有所阻。當赴教宗前。願效奔走。不論何地。不求所需。旨下皇皇。束裝汲汲。發願後。衆皆喜悅。議定此願。年年當復。夫復願一端。修靈要道也。蓋委靡者將由此而振興。精進者亦由此而策勵。當斯時也。一堂共叙。無異玉友金昆。函丈親承。共坐春風時雨。有疑共析。有苦同嘗。聖事勤行。神修懋密。魔雖仇恨。終無伎倆之可施也。

病回珂里

依納爵久辭桑梓。遊學他邦。身不節勞。功深苦克。異鄉水土。又不相宜。勞積病成。已有垂危之勢。醫視之曰。銀丸乏術。玉版無方。倘暫事息遊。過歸故國。或沉痾望起。勿藥有占。依納爵一轉思之。以爲少年在國。曾有未盡善之表。他鄉寄足。補救無從。又門下士中。有斯巴尼人。前以草草離鄉。家事尙未料理。若不早爲籌妥。未免心志紛歧。則不若暫聽人言。曰歸珂里。病之愈否。雖不可知。而補過與爲謀。亦可各盡其道矣。於是定法白爾伯多祿爲一堂領袖。話別同人。本欲徒步而行。以遂安貧素志。而門下士皆以病

軀力弱。勞頓難堪。爰備駑駘。聊爲代步。依納爵輕裝緩轡。策策風塵。日暖風和。融融氣候。得心神之諧暢。覺病患之祛除也。過斐來納衣省。離家不遠。親友聞之。連鑣結駟。整頓郊迎。濟濟踴踴。恭迎道左。當日歡騰士庶。一時望慰雲霓。皆欲送至家中。接風致意。而依納爵志堅轉石。不肯居家。病院獨留。如丐度日。親友見之。皆爲辱沒家聲。有忝祖宗。而依納爵獨行其素。不恤人言。瞻禮登堂。諄諄訓誨。愚蒙頑梗。感化如神。蓋有仇讐不解者。一朝消釋。習染已深者。從善如流。國中賭風盛熾。依納爵懲勸兼施。助病憐貧。恩情均至。囑於堂中。每日聲鐘三次。請衆念經。一爲恭敬。

聖母。一爲罪人所禱。前因未曾居家。親友致多擬議。爰往家中。逗留數日。後卽就道。揖別梓鄉。祖餞殷殷。親朋灑淚。送行濟濟。冠蓋如雲。依納爵謙已爲心。避榮爲念。故至途中。一概辭謝。至其前日。騎乘之馬。留於病院。院中留心養。至死不用。此亦甘棠之比也。

征途勞瘁

依納爵至意大理國。見門下士。一加爾利斯。一加爾帶斯。一亞爾帝加。一若望。星流電激。離散堪憐。隨波逐流。挽回無術。憂心如擣。不禁涕泗滂沱。聖意仰承。惟有所求再四。至范凌濟雅。適有一艘。不日起碇。以爲機不可失。急欲與

程。奈當時鶴唳風聲。寇氛不靖。驚濤駭浪。海道難行。諸相
知恐其不測。忽遭。皆勸行旌暫緩。而依納爵心非卷席。解
纜匆匆。破浪乘風。汪洋安渡。此非主佑不能。進日那恩口。
卽登岸追程。落落孤踪。淒淒行李。無人導引。致悞歧途。蓋
往愛米利亞地。由雅本尼境而行。不特窻遠可憐。抑亦崎
嶇難步。懸崖絕壁。鼈步踟躕。附葛攀藤。蛇行匍伏。聽悲風
之颯颯。一路嚴寒。悵雲雨之綿綿。中途泥濘。祇以行踪正
迫。強步而前。至鮑惱尼愛地。進城時偶然失足。傾跌於地。
拖泥帶水。任人嗤笑不休。然而依納爵不怨不尤。承行主
旨。耐勞耐苦。感謝聖恩。其尤可憐者。征途之險阻備嘗。而

枵腹之艱難孰惜。囊慳莫破。眉急可憐。乞食城中。差等吹簫之客。求憐終日。誰知托鉢之窮。幸有斯巴尼公學。眷念同鄉。留養館內。數日後卽往物納濟路上。不至缺乏。因有命婦依撒伯爾。給其川資。供其乏困。故也。其在法國之門下士。皆奮力善工。盡心傳教。嘉言善行。矜式羣倫。遠樹風聲。聞之欣慰。時有兄弟二人。一名第第古衣雅。一名斯德望。於岡波凌讀書時。素識依納爵者。曾蒙啓迪。聖地往朝。大得神恩。中心感佩。今知功名畫餅。富貴浮雲。塵世無心。精修有志。又有斯巴尼人。名奧齊五斯。出身貴顯。博學名儒。初聞依納爵之名。心悅誠服。後以人言藉藉。讒口嗷嗷。

疑忌頓生。從違莫決。一日來投門下。暗將依納爵之言行。及其著述。細爲校核。乃參觀之下。見其與諸聖師及公會議之道。毫無背悖。悉屬相符。於是頓釋前疑。一心欽佩。避世榮。棄世俗。聽依納爵之教。而師事勿衰焉。伯多祿罔帶來世祿之家也。工行避靜。大助神修。然而日月之明。難免鴟鴞之侮。蓋當時依納爵受人誣妄。千轍萬端。到處謠傳。幾同露布。欽使日路尼莫亦已聞之。依納爵親詣座前。投訴一切。欽使知皆誣妄。慰藉再三。不惜齒牙。十分褒美。加斯巴聖室大牧也。與依納爵交深莫逆。情篤友于。日後小會之創成。大牧之力居多也。

請命教宗

維時賈撒爾王與法國兵戎相見。從事疆場。風鶴頻驚。烽烟告警。往來道路。殊屬艱危。而門下士以久別芝輝。情殷函丈。匆匆草草。周道馳驅。先往都鈴濟雅。繼歷日爾曼尼國。阮囊羞澀。逆旅淒涼。蓋所有餘資。皆給於貧者故也。然愛火炎炎。神飴充溢。不覺道途之困憊。跋涉之艱難。雖當時來衣納染恙未痊。不堪勞瘁。兼之內著苦衣。艱於徒步。而聖神內飭。振作精神。則見其行走如飛。不至追隨。或後也。至其行裝。別無長物。非奚囊之有負。乃小袋之相携。課經窻稿。均置其中。聖珠繫於腰。信德徵於外。過都越國。不

等濁世之翩翩。小隊輕裝。安有衣裳之楚楚。飲食菲薄。聊以充飢。路上默禱。居多閒談極少。日行聖祭。誦禱馨香。道合志同。如融水乳。析疑問難。共切琢磨。經法國時。秋雨連綿。備嘗辛苦。至雅爾碑。雨雪載途。而門下士師訓親承。功修不懈。故雖飢寒交迫。終不意懶心灰。行有數月。方抵物納濟。拜見依納爵。師弟相逢。芝蘭同臭。朝夕與共。杖杜與歌。因朝聖地之限期已至。皆以爲應往羅瑪。請命教宗。故訂於冬初啟行。當其在物納濟時。日往病院。勤行服役。晝夜不離。悉本謙和。不形躁暴。施行聖事。慰誨愚蒙。整頓衾裯。周全湯藥。是以耳聞目見者。無不交口而譽也。有一病

人身發瘡疹。臭穢不堪。方濟各沙勿畧初見寒心。覺生厭惡。卽吮其膿血。至再至三。其克治私情。可謂不留餘地焉。又有一癩病者。院中不肯收留。麾之門外。一士憐而收之。與之同臥。雖一宿之容留。而其身已傳染。幸蒙主佑。後日卽痊。趨赴羅瑪之期。伊邇依納爵適有要務。暫緩行旌。而門下士就道匆匆。搖旌汲汲。無如艱難度日。困乏誰供。時值封齋。教規嚴肅。門下士一心克苦。嚴守齋期。總不以僕僕道途。自爲寬解。途中借宿。必於病院。院中有一榻。臭穢不堪。一鐸見之。不敢就寢。後至一寓。祇有一死者之牀。鐸以爲前日逡巡。致多愧悔。今再觀望。焉贖前非。躍而臥之。

毫無畏避。此可謂善於補過焉。既至羅瑪門下士皆竭誠盡敬。朝拜各堂。次謁斯巴尼出使大臣。奧爾帝齊雅引見教宗。保祿第十三位。極叨寵遇。蓋教宗御膳時。往往召進學士。座前論道。今見新來學士。亦召至內廷。飭其御前論道。衆學士高談雄辨。倒峽懸河。而且冰雪風裁。謙恭雅度。誠才學兼優。道德宏深之品。聖顏大悅。褒勉再三。准卽升授鐸德。往朝聖地。并賞給白銀。以作川資。諸學士雖蒙寵錫。不入私囊。散給貧窮。自往乞食。見之者。皆曰。列位學士。百朋有錫。日用有資。而今安已之貧。周人之急。至於如此。誠不可多得者也。

升授鐸品

教皇恩諭下頒。准升鐸品。依納爵一心感激。筆舌難宣。惟念鐸品崇高。神恩優渥。必須善備。方不負恩。故至欽使范拉利座前。先發絕色絕財二願。增修德行。奮力善工。于是孤苦之人。特蒙矜恤。疲癯之輩。均荷周全。若翰瞻禮日。主教味增爵亞爾西亞。恭行聖品之禮。大牧見諸新進者。熱情如火。外表端恭。不勝歡欣。非常觀感。依納爵等自信功微德薄。不敢舉行初祭。第一臺彌撒。惟嚴齋苦克。加倍善工。願慰病人。哀矜貧乏。增行修己之功。善備神犧之祭。而往朝聖地之期。行將在邇。奈物納濟民與都爾基國。兵連

禍結未息于戈。卽欲興程。恐多殃禍。姑俟珠盤玉敦。兩國
言和。然後整裝。猶爲未晚。故議待至年終。再商行止。此時
依納爵派撥門下士。往他處行教。因材器使。人地相宜。方
濟各沙勿畧與撒爾末郎發往責爾桑。若望高圖理與奧
爾濟發往帶爾西。克拉烏地柴咸與西茫勞特理發往白
舍挪。罷斯加西與鮑鮑弟拉發往范老挪。依納爵與法白
爾來衣納三人。留於味者濟城外。一椽茅屋。風雨漂搖。爰
處爰居。融融洩洩。蓋以荒郊遐僻。寂處靜修。不特避絕囂
塵。神工可務。而亦勉追聖表。彷彿其馬棚之降誕。曠野之
嚴齋。故居之不疑。安之若素。法白爾與來衣納日日進城。

沿街托鉢。依納爵晨炊午爨。一室尸饔。高圖理門下士也。從帶爾西來。猝然相遇。歡然道故。同居共食。小作勾留。依納爵等三人於避靜中見道日明。救靈心切。怛怛情動。躍躍欲試。故往物納濟城振鐸。口講指畫。牖啟愚蒙。振曠發聵。挽回末俗。雖鄉音未改。言語不通。而觀色察言。依然動聽。有見事出新奇。初加謔浪。及聞其語。欽佩異常。其來謁依納爵者。一面傾心。片言感佩。其在別處之門下士。亦聲名藉甚。教若春風。後奉依納爵之命。同至物納濟城。雖人數日增。度支浩大。而解囊有友。懸磬無嗟。至是門下士皆行初祭。中心感激。涕淚交流。惟依納爵謙退爲心。未敢冒

味。故又閱數時。往耶穌聖誕處舉行初祭時。心熱逾恒。淚流不止。誠令人觀而感之。頌而美之也。

耶穌顯現

依納爵與門下士。往朝聖地之願。常覺怦怦。前以舞地播天。風饑雪虐。故議守至年終。再行斟酌。今見限期已過。而兵燹未弭。依納爵等皆以爲限期已過。聖例可寬。不如急往羅瑪。請命教宗。振鐸還方。救靈榮主。於是依納爵及法白爾及來衣納往羅瑪。請命教宗。其餘門下士發往名區。宣傳聖道。高圖理及奧齊往白帶味城。勞特理及柴咸往換利翁。沙勿畧及鮑鮑弟拉往鮑惱尼雅。罷斯加西及撒

爾末郎往撒納各修士以身立表。表率羣倫。茹苦安貧。溫
良恭儉。視功名如畫餅。等富貴於浮雲。善誘循循。推誠懇
懇。數月之間。潛移默化。儘許自新。俗美化行。獨徵捷效。依
納爵與法白爾及來衣納逕往羅瑪。二人日日行祭。依納
爵惟領聖體而已。因恐爲主承艱。或生長蔥。故誠求聖母。
默爲矜全。而聖母垂憐。不辜其望。賜其心中神樂。實出非
常。靈上寵光。依然如昔。雖較之茫來撒時。所有神恩。亦有
增無減也。將近羅瑪城。依納爵與二人進堂祈禱。一時神
馳域外。知覺似無。天降清光。堂中輝耀。忽現天主聖父。及
耶穌基利斯督。身負十字架。天主聖父。將依納爵等三人。

托於耶穌基利斯督。耶穌乃婉容向依納爵曰。我必憐爾於羅瑪。依納爵親承金諾。快慰非常。向二人曰。我至羅瑪。境遇如何。未可知也。所可知者。主必垂憐。聖人之言如此。當知耶穌此次顯慰。不特堅依納爵之心。卽後之學者。亦恃此而生慰也。

名揚羅瑪

依納爵膺受奇恩。固甚歡感。惟見主負架情形。未明其義。殊費躊躇。進城後。將往朝聖地。人有哀矜之者。一概奉璧。求見教宗。願效奔走。惟牧爵之榮。不敢奉命。教宗嘉納。先著二人京中教諭。一命講解聖經。一命教讀超性。二人聰

明博學。聖德超羣。曾於聖座前。論道侃侃。極蒙賞識。今當此任。名益彰焉。依納爵乃於京中。或講聖道。或領避靜。助人救靈。大獲神效。紅衣宰相加斯巴。學問才能。一時表表。與依納爵最爲相得。每與人言曰。治靈之鐸。我久訪尋。今蒙主恩。猝然相遇。幸何如之。避靜一書。親手抄錄。伯多祿奧爾帝齊。超性學士。亦抄一本。并請假數日。於加西那帶山行避靜之工。靜中獲益。僕數難終。靜後進修。山高彌仰。亦嘗與人言曰。格物一書。今可謂讀矣。甚願從遊門下。親炙門牆。而晚景桑榆。難以收錄。并羈職守。未便告辭。是以空切殷懷。徒抱虛願耳。然其德位崇隆。聲名烜赫。日後小

會之建。得叨鼎力。不敗垂成。屢費金心。實非小補。時有奧齊烏文學士也。在白帶味城傳教。叠遭冤誣。監禁囹圄。幸蒙司教審明。不至冤沉海底。其傳教時。日夜不遑。心力交盡。上思榮主。下願救靈。奈時疫忽沾。竟至不起。依納爵代求天主。早賜升天。方祈禱時。奧齊烏之靈忽現。異光圍繞。神彩昭彰。諸天神護。送天廷。歡聲雷動。又一次行彌撒時。見一隊榮軍。師師濟濟。在天陟降。翼翼威儀。中現奧齊烏靈。明光奪目。神色飛揚。依納爵知其靈已升天。喜悅無似。奧爾帝齊四旬避靜後。依納爵與之同回羅瑪。路遇一年少者。欲往投營。依納爵指引片言。番然變計。甘心受業。几

杖追隨。後以才德兼優。不愧會中名士。又有數人。相遇於道。雲間日下。名姓相通。傾蓋班荆。欣然受教。後亦以才能出衆。會中建樹多多也。

整頓頽風

依納爵於羅瑪時。教化盛行。頌聲載道。其修士在別省者。亦救靈盡力。聖化蒸蒸日上。封齋時諸修士會於羅瑪。寓於加爾曹尼家。度支缺乏。未免嗟及罄餅。而日夜栖皇。依舊勞於振鐸。各司牧見修士才優學裕。表正行端。請其施教堂中。率勵一時風俗。諸修士竭誠殫力。願效馳驅。或啟幼訓蒙。基開作聖。或防邪勸善。訓示修靈。風草化行。罕譬而喻。

魔雖妒恨。亦無如之何。夫告解領主之功。京中素盛。近以人心不古。習俗移人。聖工日就廢弛。神業須人整頓。而諸修士諄諄善勸。振振有詞。刻意栽培。專心勸勉。無幾日後。廢者復興。弛者復振。告解聖體。重見勤行。意國法國斯巴尼國。亦皆聞風興起。渴飲聖泉。印度等處。雖重洋遙隔。異道橫行。而信教人民。亦於告領二端。勤行不懈也。

奇冤昭雪

依納爵及門下士。挽回末俗。砥柱中流。上下交稱。士民感戴。魔見鯨吞難逞。半多漏網之魚。虎視雖耽。空作張牙之象。於是陰謀詭計。遇事生風。適有一人名奧斯定。信路帶

祿教者。雖染異端。猶專講席。屢以悖反聖經。及離叛教宗之道。煽惑愚民。猶恐覺察有人。遷至法國交界。肆行無忌。異說縱橫。依納爵門下士聞之。皆曰此事關係非輕。不可漠視。於是結伴偕行。聽其講道。言言考核。句句沉思。一二次後。卽知異道。先爲密勸。以盡忠告之誠。進以好言。用冀如流之諫。而路帶祿教人。初騰口舌。猶欲文奸。繼以理屈辭窮。難以遁飾。婉辭謝之曰。多蒙雅教。感不盡言。自後謹奉尊囑。以副雅懷。然其人倚仗聲勢。依舊橫行。諸修士知之。復議曰。前番苦勸。已屬徒然。今當在廣衆之前。詰其道之非。斥其言之妄。何如。衆曰。可。將欲依議而行。而其人聞

之心殊憤憤。約集同黨。言明懷恨之端。諄囑復仇之意。奸黨卽誣依納爵及門下士。昔在斯巴尼及法國。及物納濟。奸謀敗露。法網倖逃。今此地逍遙。鴟張蟠結。沽名釣譽。包藏禍心。當時謗語沸騰。一唱百和。傳聞所及。誰不寒心。與依納爵素不相識者。隨聲附和。與依納爵最爲交好者。亦不敢往來。路帶祿人。心猶未已。唆人上控。有一名彌額爾者。斯巴尼人也。與依納爵前甚交好。兼受依納爵之恩。今喪盡天良。恩將仇報。助紂爲虐。私發謗書。羅織其非。事控於上。諸修士念一生言行。衾影無慚。且耶穌親許垂憐。言猶在耳。故雖風波平地。而靜鎮自如也。依納爵及門下士。

先爲仇人所禱。望主矜憐。彌額爾曾有一書。致於依納爵者。書中情意殷殷。語言懇懇。銜恩感德。滿紙淋漓。依納爵袖藏此書。以備聽審。至提訊日。黨人萋斐。簧鼓如流。而依納爵默不開言。息心靜聽。及其言畢。依納爵袖出其書。當堂郎誦讀畢。轉問彌額爾曰。是爾手書乎。彌額爾無言可辨。冷汗交流。官本諳諫老成。深明公事。再三詰問。盡得其情。大發雷霆。例以反坐。然彌額爾雖判流徙。而事首尙未獲到。依納爵稟懇飭提。官卽提究。當經解案。路帶祿人。當堂嚴訊。見無遁辭。卽曰。我與依納爵素無嫌隙。或有捏誣。非我爲也。依納爵洞燭其奸。卽曰。彼滄滄訾訾。不可信也。

其敗人聲名。損人品望。不特出之於口。而亦筆之於書。今其布散謗書。共聞共見。倘置不論。何以示懲。我與門下士一生言行。儘可訪查。倘有差池。請卽懲辦。奸黨恐盡情窮治。更辱貽羞。故事夤緣。神通十萬。官遂置而不問。教宗欽使亦循默姑安。網漏吞舟。事束高擱。依納爵苦懇天主。往朝教宗。御前跪奏曰。僕等乘絕紅塵。救靈念切。名區設帳。壹意崇真。數年來碌碌風塵。勞勞日夜。無非以護教爲心。崇教爲念。苟奉諭旨。地不分遐邇。人不論文蠻。萬里長征。片時無緩。此心此志。容鑒及之。乃嫉妒難醫。屢遭疑忌。幸諸司牧明知灼見。得雪奇冤。今復以抵排異端。大辱忽罹。

刊刷謗書。紛傳遐邇。僕等聲名狼藉。玷辱非輕。各官長不肯分明。形同袒護。但羅瑪天下之望也。若曲直是非。不能明決。何以對天下乎。况事係救靈。豈可苟且。故懇天威。疊降寄諭。追提俾皂白分明。水落石出。僕等不勝受恩感激之至。教宗准奏。立下聖旨。飭提全案人証。嚴行審訊。時奸黨見案不提究。早已心安。然而天主智仁。恩護善人不虛也。蓋嚴旨忽頒。飭卽覆訊。各官長奉有詔旨。不敢留難。又見公論昭昭。不能徇庇。蓋刀來帶之副牧若望。巴京監督瑪竇。翰院學士加斯巴。審訊日皆不約而會於羅瑪。俱往聽審。當堂爲証曰。依納爵道德高深。率勵風俗。前日巴京

等處。所被冤枉。皆我輩親查。率屬虛無。當經昭晰。官於是秉公審結。堂斷皇皇。并將堂斷發貼。俾眾共知。依納爵等幸深冤得洗。名節復全。知主宏恩。感謝無既也。

呈請會規

依納爵及門下士。奇冤剖別。大難已平。感主聖恩。再三不已。念數年來。隨主聖引。共奮神修。未有定章。尙無成例。今以人數日增。事端叢浩。并當分行天下。御治有方。若不釐定章程。以昭遵守。將來措置。未免紛更。故除講道及行仁愛之工外。日行聖祭。呼籲聖神。共叙一堂。會議大事。第一議曰。傳教遐方。當和衷共濟否。眾曰然也。蓋耶穌小會。賴

主矜全。進會之人。不分畛域。雖風俗有殊。語言不達。而萬方遐集。一室同居。聯異姓之弟昆。結多情之師友。若非和愛。能不敗於崇朝。則和愛一端。應爲會中要領。衆論僉同。喜悅而散。第二議曰。絕色絕財外。應加聽命一願否。衆曰。此事非輕。不可草率。當再熟思。諸修士行祭念經。求主開示。至會議日。衆皆曰。聽命一願。不可不加。耶穌小會宜法。耶穌雖不能及。究當勉之。今旣以財色二願。祭獻已身。則當以聽命一願。祭獻已心。且愜主增功。在此一舉。衆首肯後。復問總統之權。宜限年數否。衆以不限年數爲是。又凡新進者。先當行避靜之工。及服卑賤之役。發三願外。當加

一願聽教宗之命。傳教遐方。但避異端。堅信德。皆賴蒙養。有基。故訓蒙之願。須再加也。以上諸條。雖經草創。而依納爵謹謹繕寫。進呈教宗。求爲准定。

振鐸宏聲

當時耶穌會士。聲名揚溢。道學廣傳。教宗寵待日隆。非常倚任。制下依納爵。遴選人才。往襄教務。依納爵遵旨。卽派伯多祿法白爾。與雅各伯來衣納。陪侍紅衣宰相愛納奧。往愛路利亞。派鮑鮑弟拉。往愛那利亞。派克勞地。往勃利濟雅。耶穌小會。出外傳教。蓋自此始。夫東洋一帶。遙遙隔絕。費幣不通。數年前路西大尼亞國王若望第三位。用張

撻伐。奏凱歌聞。印度人民。翕然歸附。國王有才有德。事主最虔。見新地民人。迷於異端。墜於魔手。欲爲化導。力挽迷途。奈傳教無人。殊爲焦灼。雅各伯古范雅想會士德修茂美。學問精通。差往印度。自可不辜聖意。爰致書於依納爵。其畧曰。今日彌天烟霧。遍地橫槍。戰事未停。寇氛未靖。往朝聖地。願有難償。與其坐待治安。尙須時日。不若暫離鄉井。振救生靈。茲有印度一地。新入版圖。聖化未蒙。宸衷隱痛。竊以貴會士才德素優。可膺此任。遐方振鐸。萬里化行。不特慰聖上之憂。抑亦救生靈之困。望賜佳音。以便出奏。依納爵回書曰。盥誦琅函。辱叨獎勵。寸中感愧。何可言宣。

承示印度傳教。深荷垂青。但此事未敢擅行。須有教宗詔旨。雅各伯得書後。卽行馳奏。其畧曰。耶穌會士才學超羣。功修嚴密。差往印度。定獲成效云云。依納爵之書。亦一并附呈。國王准奏。寄諭出使大臣伯多祿瑪斯加。囑其與依納爵計議。如其有疑滯之處。奏聞教宗。總當帶領數人。來京陛見。瑪斯加奉旨後。卽來謁見依納爵。宣傳旨意。依納爵回言曰。此事未敢擅專。須有教皇諭旨。且會中人數無多。五六之數。恐難應命。欽使見事不易諧。卽奏教宗。夫國王盛德宏功。教宗素爲敬愛。今欲光揚聖會。開教印度。更爲褒美。卽准所奏。惟人數多少。聽依納爵裁定。依納爵遵

旨簡拔。當以人數無多。不敷調遣。只派二人。一西茫勞特理。一鮑鮑弟拉。當時鮑鮑弟拉患病未痊。難堪跋涉。而欽使榮行在卽。未免遲延。卽派方濟各沙勿畧以承其乏。夫印度之行。非易事也。迢迢驛路。萬里風波。遠別梓桑。歸期無日。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乃二人救靈榮主。心熱異常。不特無悶於懷。且亦自鳴得意。乘風破浪。暮宿晨征。至路西大尼雅。卽蒙召見。天顏大悅。詔留京中。但二人奉命敷教於印度。而天語下頒。飭留都內。去留難定。殊費躊躇。不得已。方濟各獨往印度。勞特理暫留國內。當時教民久多習染。萬事因循。而勞特理言物行恒。同朝矜式。振聳發矚。黎

庶從風。方濟各則水驛山程。長征孤往。辭金昆玉友。不作
兒女傷情。唱風笛驪駒。豈灑河梁別淚。其一生功業。詳之
本傳。今不贅言。其餘會士。異方開化。聖教廣揚。興學校。建
修院。後生小子。共荷栽培。修士俗人。咸沾德澤。教務賴以
向榮。小會得以日盛。非人力乃主恩也。

賑卹災區

當時羅瑪歲逢荒歉。鴻澤嗷嗷。鵠面鳩形。鄭圖難繪。寄棲
廡下。皆飢餒之可憐。僵臥途中。又死亡之相繼。依納爵往
來目擊。轉輾心傷。贈季子之金。送魯公之粟。多方告貸。到
處勸賑。所有患病垂危者。可憐露宿。莫賦爰居。卽於城內

賃一寬馭房屋。安插病人。洒掃門庭。供奉湯藥。盡心服役。無卑污之嫌。極力周全。乏倦勞之色。諸會士謙和是尚。緩急相周者。何哉。蓋貧病堪憐之輩。視如耶穌。故事奉之誠。始終無間也。至於扶助人靈。更加熱切。誘掖獎勸。慰誨動人。故雖頑梗非常。而一經善勸。無不妥行告解。領受神恩。倘有患病者。勿藥有占。必授衣給錢。始行遣放。非常聖表。觀感心生。大族貴家。解推義重。豪門富室。周濟情殷。所尤切懷。思者。奧斯德理國公主也。德色不矜。仁聲遠布。慈心無限。同是禹溺稷飢。金手拓開。普散仁漿義粟。

欽准小會

夫依納爵立會之念。蓄已有年矣。蓋當其遊歷名邦。往來翰院。廣交名士。培植人材。無非欲立獨善兼善之功。創成已成人之業。今見濟濟多士。一德一心。情更怦怦。欲成其志。故與同會士再三斟酌。議定會規。欲送呈教宗。特求恩准。時教皇避囂於帝婆。依納爵先往拜謁紅衣宰相加斯巴。求將會規。進呈御覽。加斯巴收閱後。進呈教宗。教宗覽畢曰。天主之指在此也。苟其行世。可作干城。當飭三位紅衣大牧核覆。大牧奉旨查閱後。二位大牧皆以爲大小規條。悉臻美善。風行於世。可爲聖會長城。然大牧巴爾多祿茂則不然也。蓋以異端蜂起。時事紛更。新會流行。恐生弊

寶不若姑置勿論。容作緩圖。於是前議暫寢。斯事中止。依
納爵知主仁可恃。人力難成。遂與會士嚴齋苦克。行祭三
千。乃事隔經年。仍無動靜。恐成虛望。殊切隱憂。然不可阻
者。主之聖意也。而有可轉者。人之意見也。大牧巴爾多祿
茂。忽蒙寵照。成見破除。頓改初心。急於請准。卽與二位大
牧。呈請教宗。立荷恩綸。准建小會。又蒙特典。命名耶穌。教
宗以會經新創。慎重爲先。雖准錄取修人。而以六十之數
爲限。厥後會士立功聖會。不比尋常。故恩旨重頒。不復限
其收錄之數也。

公舉總統

耶穌小會。初邀寵眷。新荷絲綸。上謝主恩。下感聖會。各修士忠勤自矢。不少偉烈豐功。諸同人分發四方。業已星羅棋布。如方濟各沙勿畧。與西茫勞特理。往路西大尼。伯多祿。法白爾。往日爾曼尼。雅各伯來衣納。往罷爾瑪。克勞弟。往勃羅濟奧。依納爵。與撒爾末郎。與高圖理。留居羅瑪。所有初學。亦不在院。有往巴京讀書。有已回藉理事。東西南北。散布寰區。諸修士恐分行之後。時勢難知。若無歸一事權。未免分崩離析。故舉一總統。皆以爲急先務也。於是選定日期。大開會議。凡在意國者。皆赴羅瑪。公行祈禱。與衆會商。各書所舉人名。密封納櫃。其不與議者。將其密啟。投

入櫃中。第七日開櫃拆封。高聲朗誦。皆舉依納爵爲總統。會士等趨前申賀。喜悅非常。獨依納爵作色曰。總統職任。不比尋常。余德薄才疎。不堪勝任。請另舉有才有德者。領袖同堂。衆士聞之。咸謂不可。依納爵又辭曰。請再思三日。衆卽遵命。默思三日。重行選舉。而開讀密封。與前無異。依納爵三辭曰。列位注意於我。是何爲也。豈不知我罪衆多。難堪蚊負。豈不知我德微薄。到處鳳歌。顧影自維。自知忝舉。反心自問。有負垂青。雖衆論難違。而我心未信。今有一鐸。平日聽余神工者。請其一言以定何如。衆曰可。依納爵先詣鐸前。稟明一切。鐸聞言之下。卽曰。主旨如此。不可故

違。且親詣院中。向諸修士曰。所舉甚當。毋復遲疑。依納爵
見無挽回。勉從衆請。訂日履新。羅瑪七大堂先往朝拜。保
祿堂內行祭發願。諸修士亦於是日同發聖願。敬領聖體。
禮畢。恭詣依納爵前道賀。歡聲雷動。喜氣庭盈。荷主隆恩。
非常感激。依納爵升任後。釐訂院規。創立會典。萬事以身
立表。訓人謙德爲先。故灑掃門庭。周旋厨下。揩抹燒洗。無
一不爲。至於管治修院。寬嚴並濟。懲勸兼施。故院中津津
有條。見者人人悅服。會士亦矜修自好。德業日新。內本謙
恭。外形端肅。嚴防視聽。斷絕閒遊。和愛相親。無異連枝同
氣。爭端悉滅。依然讓棗推梨。時有一信路帶祿教者。秉質

聰明才原可造。來遊羅瑪。邪說陰行。當經覺察。立被拘囚。而其人蒙蔽已深。迷途莫反。雖再三勸導。悉屬徒然。本當照例重懲。不加寬宥。而當道好生有德。愚昧是憐。請依納爵暫留院中。設法誘掖。而其人留院時。見諸會士言規行矩。舉動端方。依納爵恭儉溫良。語言動聽。心中感激。痛改前非。遂棄絕異端。重歸正教。後有問之者曰。前何執迷。今何速悟。答曰。典型在望。道範當前。聞風者猶將興起。况我乃親炙者乎。又有一少年。佻達成風。性情桀驁。父母師友。教導無能。亦請依納爵收留院中。聊爲一試。會士日與周旋。恭而有禮。迎機開導。默化潛移。無幾時後。頓見端方厚

重。舉止和平。前後如出兩人。今昔不可同語也。

講解要理

伯多祿高大濟宗室大家。受主默佑。進耶穌會。專辦外事。最是稱能。雖院內度支。甚屬浩大。然賴其籌辦。不貽瓶罄之憂。本會大堂。名瑪利亞。亦賴其經營之力。告厥成功。後教宗保祿第十三位。族侄。別構一堂。名耶穌院。崇高廓大。氣象巍峩。依納爵爲總統時。卽於此堂。四旬談道。專解信經十誡。及諸聖奧。不求文采。不事鋪張。簡括清明。人人易曉。雜以誨諭。句句驚心。愚賤無知。固皆洗耳。文人學士。亦甚傾心。每至講畢。屢有雙目下垂。拊心自悔。淚流告解。語

不成聲。

從遊日衆

耶穌會恩准通行。爲時未久而欲投門下者。日盛月增。路西大尼斯巴尼法蘭西日爾曼尼意大理等國。所有修院學堂。皆托會士管理。菁莪棫樸。皆坐春風。洙泗河汾。依然化雨。西濟利亞民間風興起。公奏教宗。請撥會士。當蒙俞允。若望范加責撒爾王之代權也。前爲出使大臣。駕留羅馬。耶穌會之功業。早已熟聞。今見人數日增。事机蝟集。一人管治。未免魚忙。故囑依納爵於院長之外。更舉省長。不特可以分勞。而抑愈能周密也。依納爵遵囑簡拔數人。升

蒞省任。西茫勞特理爲路西大尼省長。安當亞拉奧齊爲
斯巴尼省長。雅各伯來衣納爲意大利省長。依納爵諄囑
各省長。謹守成章。盡心稽察。形工神業。分別惰勤。至於保
護信德。廣揚聖教。收養遺孩。救護貧女等善舉。務須奏聞
聖座。請旨施行。或與紅衣牧伯。及帝王官長。悉心斟酌。乃
可功業迅成。悉臻妥善。

捏誣審明

有一朝臣。大有聲勢。品行不端。野草閒花。蜂狂蝶戀。蓋與
一女子情深似海。黃土魂消。依納爵憐之。諄諄善勸。女卽
幡然變計。改過自新。斷絕往來。精修入院。朝臣知之。心甚

憤憤。大肆咆哮。捏誣造言。憑空污辱。依納爵此時人言藉藉。疑謗交加。在無知者。漫作雌黃。隨聲附和。而有識者。信疑參半。袖手旁觀。人之多言。伊可畏也。噫。門庭冷落。書廣絕交。道路往來。行人交謫。依納爵冤逢不白。有口難分。隱忍一時。靜觀究竟。後見毫無忌憚。勢更猖狂。念名節之有關。想含容之未可。於是奔赴教宗前。陳明一切。求飭聖部。提齊人証。剖白大冤。教宗准奏。飭卽提訊。夫天下難逃者。一實字也。蛇影杯弓。原歸烏有。水落石出。立見分明。卽經審實。批下堂斷曰。依納爵圭璧瑕無。冰霜節凜。今悞傳慧苾。與刺薔薇。悉屬憑虛。毫無實據。該朝臣妄作妄言。例應

反坐。茲因會士之請。加恩免究。飭卽自斂。痛改前非。

辭管女院

依撒伯爾羅撒拉貴家命婦。依納爵之恩人。蓋當其攻書之時。緩急有無。悉承周濟。故得學問有成。不至半途而廢。惟自數年遙隔。鳥越馬胡。今聞會已准行。非常喜悅。遂約女伴數人。同至羅瑪。恭申萬福。并懇隨時啟迪。指引神修。依納爵雖久別重逢。十分禮遇。前恩舊德。刻骨銘心。而欲其指引神修。則再三辭讓。羅撒拉見依納爵志決辭堅。難以斟酌。於是請托朝中。轉奏聖座。教宗准奏。傳諭依納爵毋辭。依納爵既奉恩命。不敢有違。留意栽培。盡心管治。然

無幾時後。事端瑣屑。煩腦異常。嫉妬難醫。無從排解。辛勞日甚。功效難收。詩讀甫田。徒勞致慨。於是苦求天主。速賜矜全。趨赴聖座前。哀辭懇告曰。小會是教皇指臂。聖會營兵。不論文蠻。不分遐邇。東西南北。悉聽指揮。力疾從公。當無瓜葛。倘留心女院。牽累煩多。容鑒所周。無容贅及。教中修會不少。管治未嘗無人。敢懇另擇高明。承茲煩缺。小會敢求恩免。不敢肩承。教宗聽奏。大爲褒美。立行免詔。且不特免依納爵一人。并免耶穌會衆士。

辭受牧爵

會士克拉烏弟傳教於日爾曼尼國。德高望重。朝野傾心。

崇正黜邪。士民向化。當時異端熾焰。匪黨橫行。帶爾瀋亞
省。司牧新亡。無人承乏。克拉烏弟學同海富。德並山高。大
洽輿情。宜于補授。國王諭克拉烏弟。而克拉烏弟一聞此
旨。恐懼不遑。自念牧爵之榮。非常恩遇。衆靈身任。蚊負堪
虞。於是再四誠求。望主憐視。并奏明一切。懇懇力辭。國王
不准。遂資書於羅瑪。其畧曰。今異端流行。勢若江河之決。
羣羊失牧。教務垂危。遍閱鐸班。難膺其選。惟克拉烏弟才
德超羣。謙恭素著。得能升任。人地相宜。前曾與之函商。彼
以有礙教規。力辭不受。非奉恩諭。事有難諧。爰懇明降諭
旨。飭卽升授。以慰雲霓。以遏虺蜴。克拉烏弟選舉牧爵事。

京中已有風聞。依納爵知之。先往伯爾納多聖部大臣處。聚談良久。懇其善辭。伯爾納多不發一言。惟以國書示之。依納爵讀竟。遽往欽使拉地大古前。欽使亦惟示以國書而已。依納爵見事難力挽。焦灼異常。望主成全心更切切。又於欽使前畧言牧爵似與本會不宜。欽使聞之。笑而不答。依納爵回院後。苦懇大主。囑會士行祭。一面申奏教宗。開陳牧爵與本會不宜。兼關聖教大局。其意若曰。升授牧爵。須有完人。會士寥寥。實難其選。况與本會立旨。大相逕庭。蓋不論何會。立之尤貴護之。護之尤貴存之也。會中人數不多。栽培非易。使此門一啟。成敗有關。此所謂不宜於

本會者也。當今之世。異端蜂起。時勢艱難。傳教之人。晨星寥落。至是而欲挽狂瀾於既倒。作砥柱於中流。難乎不難。况牧爵德高望重。地分居崇。不若司鐸訓人。可以周流列國。廣救人靈。此所謂有關聖教大局者也。且本會傳教之人。必須言行相符。若受牧爵。則所謂避榮就辱者何在。所謂聽命安貧者何在。前垂綸綍。小會通行。今望垂憐。隨時恩護。小會誠不勝受恩感激之至。教宗聽奏。大爲褒可。繼引聖經曰。王心在主手。蓋言費爾弟郎王之薦。出自主意。恐難相違。依納爵聽此一言。大爲憂鬱。教宗慰之曰。此事須再思之。毋容焦急。惟求天主成全而已。選授之期伊邇。

紅衣大臣等聚議聖部。依納爵即往紅衣大臣前哀懇。將所奏於教宗者。重爲稟告。各大臣議後皆曰。帶爾濟諾省牧國王薦舉克拉烏弟。實屬人地相宜。當即奏明飭授。依納爵聞之。大失所望。憂慮不堪。想奏費爾弟朗國王。或可收回恩諭。於是苦求天主後。即往馬加利前。奧斯德理國公主也。將克拉烏弟升授牧爵之事。一一告知。請其設法。暫緩懸牌。一俟申奏朝廷。再定行止。公主遵囑。請部展限。即奉批准。依納爵謹繕表。呈請國王。其大旨曰。小會艱苦備嘗。得以成立。救靈榮主。期望速成。原小會之初心。謙遜神貧。救人有願。久蒙聖鑒。不必煩言。今帶爾濟諾之牧

爵。克拉烏弟一朝升授。不特有礙會規。且亦大關成敗。故懇仁垂格外。恩出逾恒。另舉一人。仔肩大任。將合會戴德。諸士銜恩云。國王准奏。寄諭欽使請聖部展緩選授之期。詔旨來京。教宗會意。即准依納爵之請。依納爵得此恩旨。感不盡言。即與會士同心謝主。感佩不忘。并立規程。以爲定例。

詔旨重准

教宗保祿第三位大行後。議立嗣統。衆大臣意見不同。久無成議。當時羅瑪年歲不登。流民失所。依納爵不忍坐視。急於籌賑。杯水車薪。終於小補。爰告哀於聖部大臣。部大

臣蒙發銀兩。爲數甚鉅。卽行轉放。救活多人。聖座嗣統。重行聚議。至再至三。方知簡畀。蓋卽教宗儒畧第三位。德理騰會議時。爲教宗欽使。與法白爾及來衣納最爲交好。故小會本意。及其會規。極知底蘊。登座後。不特前教宗所准者。一一准行。且重降綸音。欽准小會。給有諭旨一道。以垂永久。

辭任總統

依納爵統理小會。甚費經營。賴主成全。大局已定。依納爵心常謙退。急欲告辭。故先繕寫一紙。向衆修士朗誦曰。前年受職。非吾素心。時因衆意難違。姑爲任事。今年已及邁。

筋力就衰。况負罪良多。精修有缺。鵝濡久愧。蚊負常憂。會
中年富力强。有才有德者。不乏其人。自可羣推仔肩大任。
我因罷德肋及費畧。及斯彼利多三多聖名。毅然決然。永
辭總統之職。願列位學士。俯如所請。滿我所望。亞孟衆人
聽畢後。舉行會議。然衆議僉同。皆謂依納爵位當總統。生
時礙難遷調。又私與依納爵言曰。耶穌小會。甫經草創。遽
爾卸任。業廢半途。譬如嬰孩。忽離慈母。未免以怙恃之早
失。致成立之難期。今雖年邁力衰。難堪煩劇。而主恩聖佑。
依舊日新。萬懇相與圖終。勉從衆請。則小會有厚幸焉。依
納爵見衆願難違。勉強任事。盡心竭力。釐訂會規。飭紀整

並著最蒙聖座之愛。方濟各沙勿畧時在東洋傳教。其盛德宏功。屢屢道及。在京之會士。往往召進宮中。樂爲議論。屢向依納爵曰。桓桓武士。訓之諫之。朕將用作干城。藉資保障。依納爵見新教宗格外垂仁。十分倚重。方期泰山有恃。小會沾恩。不料聖壽不長。遽離塵世。蓋登位後幾踰二旬。卽染疾病。正位而崩。嗚呼哀哉。

噩耗驚聞

教宗瑪爾占羅升遐後。保祿第六位登極。依納爵實蒙敬愛。倚任最深。盛典重恩。更僕難數。幹辦一切教會之事。會士屢見重用。其創立之公學。新教宗每與之熟商善後。共

綱。力圖美善。蓋知履謙安貧之德。修士難寬。求榮貪富之心。神工有害。故謙貧二德。嚴飭遵行。榮富二端。閉門不納。至於公舉總統章程。亦細爲裁定。不至弊竇滋生。誠美舉也。

聖壽不長

教宗儒畧在位五年而崩。天下縞素。四海遏音。馬爾占羅嗣統。人民共悅。朝野騰歡。依納爵與新教宗前曾相識。兼屬至交。宣讀紅詔後。入京恭賀。教宗恩遇禮待。冠絕一時。畧分言情。同行殿上。密談光揚聖化。整頓教規之事。爲時良久。雅各伯來衣與馬帝納奧拉未二人智識雙全。德才

濟和衷。當時國王斐理伯自外生成。與教宗有隙。棄冠裳。玉帛。不復講讓稱仁。仗甲冑干戈。幾欲觀兵耀武。聖京擾攘。天步艱難。依納爵厭亂生心。退藏有志。故卽近鄉小住。謝絕塵囂。閉戶閣修。仰望天國。吁。春秋垂暮。艱苦備嘗。違豫之初。遽爾增劇。蓋依納爵初病時。外無病容。惟覺老境頹唐。起居欠適。故人皆不以爲意。延醫視之。曰。稍有違和。諒無妨碍。暫時靜養。卽可復原。會士卽請其就養院中。侍奉湯藥。方期善爲珍攝。以保餘年。然依納爵自知主命將臨。叩扉聲邇。故囑會士。遣人至教宗前。求賜臨終大赦。會士輪流守候。以備倉猝。有一次依納爵與會士商公學善。

後事宜。周詳審慎。似有精神。忽不一言。宛如熟睡。人卽退
外。靜候。至明晨入房探問。則見奄奄一息。勢已垂危。依納
爵。心目向天。連念耶穌瑪利亞聖名而終。時天主降生後
一千五百五十六年。西歷六月晦日。瞻禮六。京中聞此噩
耗。如失慈母。悲哀無已。痛悼異常。有趨前親手親足。以伸
敬愛之情。有求賜衣物零星。欲爲寶貴之奉。其屍留於房
中。二日。瞻禮七。入殮。追思大祭後。卽葬於本會堂中。正祭
台下。吁。聖會干城。教中柱礎。德修高萬古。功業炳千秋。雖
道貌德容。無從親接。而深仁厚澤。依舊維新也。

